

淄博是齐国故都,人杰地灵,历史悠久。姜太公曾在这里灭商兴周;从这里出使楚国的晏婴曾智辩楚王,说出“橘生淮南为橘,生淮北以为枳,地不同而味相左”的名言;一代兵家孙武也是从这里成长起来并走出去,最终成就了著名的《孙子兵法》……淄博盛产瓷器、琉璃,《博山琉璃花》的作者便绘声绘色地描写了做工独特的琉璃和心灵手巧的炉匠。本期“生活在淄博的作家写淄博”专题,既让我们看到了传统、乡土的淄博,也让我们看到了现代、变化中的淄博——“淄博的山水不炫耀,不张扬”,“近有近的姿色,远有远的韵致”。这片崇尚革新和开拓的土地,将承载着当代淄博人五彩缤纷的希望。

军屯村的守望与传说

□陶安黎

仍记得2003年初春的一个日子,淄博电视台要把我的一篇文章《梦幻的乡土》拍成电视散文,拍摄时间仅一个上午,而我所写的那个地方远在数十里之外。负责拍摄的两位记者和我商量,看能不能就近找个村庄代替,我想也只好这么办了。一位记者就提议,咱去军屯村吧。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带有兵戎意味的村名。

驱车来到村口,我顿时被这个独特的小村吸引了,说真的,这比我散文中写的那个村庄更令人神往。

村子不大,只有百十来户人家的样子。走进村子,更像是走进了一段深邃的时光,一种绵长的记忆。这里没有当今一些富裕村庄所常见的那种整齐划一的建筑物,所有的房子无序而杂乱地顺山势而建。建的时候大概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,大小不等,高矮参差,方向交错。一座房子有一座房子的风格,每个院落有每个院落的脾性。然而,正是这种无序,显出了这个村子与众不同的原生态风貌。

如果不是为了这次拍摄,我甚至不知道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,还有这么一处所在。

电视散文拍得很成功。播出后,不少朋友打来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去江南小镇了。我想,这既有摄像的效果,更多还是军屯村自身的魅力。

一转眼十年过去了,这些年来,我只要有空闲,就会到这一带转转,这里几乎成了我精神的栖息地。我有时会站在淄博市张店区东郊的花山上纵目远眺,倘若赶上晴天,附近的几个村落便可以尽收眼底了。尚庄村、解庄村、隗山村、迎仙村……阡陌纵横,楼房林立;四宝山、柳毅山、牧龙山、玉皇山……山山相望,连绵起伏;卫湖路、中润大道如两条玉带环绕。这些村落多建于明代,再早一点的可以追溯到元初和唐代。历

史给这片土地留下了太多的故事和沧桑,如今的开发与建设又刷新了它的容貌,展现着当代农村的风采。

向东望去,在花山和玉皇山之间,一片红瓦房错落在绿树掩映之中。绿与红,天然配色,如诗如画。看到这样的景色,让人的眼睛不由一亮,心头一阵清爽。很难相信,在距离车水马龙的城区仅几公里的地方,竟有如此朴素而沉静的田园风光。这片风光就是军屯村了。我发现,它既可以亲近,又适于远观。近有近的姿色,远有远的韵致。

季羡林先生曾经说过:“人类在新世纪、新千年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处理好与大自然的关系。”在这块古老而新兴的土地上,山与村,自然与人,早已和谐交融,相濡以沫。

人,一旦喜欢上了一个地方,往往也会对这个地方的往昔产生兴趣。在军屯,只要一提到那才这个名字,村里的大人孩子都耳熟能详地唠上几句,正是因了这个名字,才让这小小的村落有了历史的厚重和文化的积淀。我看过一本军屯村现存的《邢氏世谱》,上面这样记载:“吾祖……以为始祖讳才公,徙直(隶)省河间府任邱县,迁临邑,自临邑适诸城,投忠义卫,授青州卫千户,赐牧马场于益都西偏九顶山之阳,屯田数顷,遂为军屯……”

从这时起,有关那才的故事被口口相传,代代称颂。他本是益都(今青州)人,清朝初年为朝廷武官。他为人耿直、忠厚,眼里揉不得沙子。那一年,边寇入侵,危及京师。朝廷召集文武大臣议事,商议退兵之策。不少臣子纷纷推举那才率兵抗敌。其实并不是臣子们多么器重他,不过是给他一个送死的机会,借此拔掉这个眼中钉,因为那才的仗义执言常令朝廷一班奸佞之人心怀嫉恨。

当皇上召见那才,命令他带

兵迎敌,那才考虑的是国家社稷的兴亡。他临危受命,率众将士奔赴疆场,身先士卒,几经鏖战。在敌军的重兵围困下,整整三个月,外无救兵,内无粮草,那才同士兵和马匹共食野草,兵不解甲,马不卸鞍。一直坚持到朝廷援军到来,最终大获全胜。

班师后的那才,被封为青州都卫千户侯,皇上赐给他三十顷地作为牧马场,赐两顷地作为鸭窝场,并准许那才在此屯兵垦田。后来,那才家族也迁来此地,繁衍生息,于是就有了“军屯村”。

这段故事,使我对这个村庄愈加刮目相看了。

作家刘亮程在他的一篇散文中这样写道,“我们黄土高筑的村庄是另一片作物,此刻静静生长影子,水一样的光阴环绕户。”

今日的军屯村,也正如村中水库的水,波澜不惊,明净如许。镜子般的水面,倒映着戏水的儿童和浣衣的妇女,激滟着岁月的光影与历史的残片,村民们把时光和传说折叠起来,存放在心里,与世无争地继续着清淡而淳厚的日子。就像那些躺在路边缓坡上的大青石,不炫耀,不张扬,春耕秋收、复种冬藏,迎着季节的轮回,墨守着农民的本分。我不由想起徐夜的一首诗,“清晨荷锄出,田间人尚稀。观物适自然,时见朝雉飞……”

军屯村的土地算不上肥沃,却也五谷丰登,尤其是这里盛产的地瓜,早已是当地的品牌。个大、皮白、瓤红,含糖量极高,如果烤熟了,未等入口,香味已把人袭醉了。

无论你是旅行还是长住,走进军屯村,心就会自然地静下来,脚步也随之放慢了。时间在这里,似乎变得舒缓了。

慢慢地行走着,寻找与回归,观想与参照。水的灵性,山的魂魄,历史的背影渐行渐远,心灵的绿地越来越近了。



淄博蒲松龄故居。

动态

4月3日,由中国作协创研部、山东省作协联合主办的张洪兴长篇小说《一诺千金》研讨会在北京举行。4月14日,孙方之中短篇小说集《曼陀罗》出版发行暨文学创作35周年座谈会在淄博周村区举行。

省签约作家宗利华创作完成长篇小说《佳城》,小说以作家子曰

第一人称叙述视角展开故事,在探寻人物故事、剖析人物内心世界、展示人性深度的同时,对这个时代的伤疤也进行某种揭露和批判。

8月10日,山东作家沂源创作基地揭牌仪式在淄博市沂源县举行,这是省作协在县级城市建立的第一个作家创作基地。仪式结

束后,来自全省的20余位作家参加了以“沂源赋”为主题的采风创作活动。

淄博市文联举办“中国梦·美丽淄博”散文征文活动,活动从2013年3月开始到9月结束。7月10日,临淄区启动了“齐都赋”主题原创作品大赛。

博山琉璃花

□康爱娟

博山琉璃多,博山琉璃美。近几年来,赞美琉璃工艺和艺术摆件的文章比比皆是,而我想从内心里赞美那些制作琉璃艺术品的大师和工匠,是他们用智慧的头脑和灵巧的双手制作出一件件赏心悦目的艺术品。

博山,自古就是琉璃生产和经营的集中地,西冶街更因琉璃而兴盛繁荣。过去,街头阁楼上有一副抱柱联写道:“珍珠玛瑙翠,琥珀琉璃街。”这副对联生动形象,颇有文采地为琳琅满目、鳞次栉比的琉璃街市增色不少。西寨、后七沟等处的琉璃炉一座连着一座,有许多作坊朝街,来往行人不免驻足观看匠人们的精彩表演,领略一番炉匠师傅在炉前敏捷灵巧的吹制手艺。尤其是夏日,炉火熊熊,烘烤着匠人满是汗珠的脸庞和胸膛,汗珠晶莹,辉映着艺人手中玲珑剔透的花球和各式各样的工艺品。一座座炉火作坊,成了人们初识琉璃工艺的窗口,也展示了昔日琉璃艺人的劳苦艰辛。那时,博山的街头巷尾还流传着《小炉匠打赵尔萃》、《闹龙街炉匠戏乾隆》等许多关于琉璃与炉匠的故事,又为博山古老的琉璃工艺增添了神奇色彩。

如今,博山的窑炉依然红火着,我时常去那火炉旁看一看有动有静、动静结合的劳动场面。

我喜欢欣赏每一件琉璃艺术品。从小鱼、小虾、小猴子、小鸟,到体积很大的琉璃摆件,都是炉匠们用智慧和汗水通过捏、揉、扎,用心制作出来的。我捧着琉璃花球会看个不停,里面的各种动物和景色就是个天然公园的缩影,真想摸一摸那带露水的花瓣,更想捉一只蝴蝶出来。一位炉匠曾给我做了很多琉璃项坠,每年夏天我都戴上,就是生活在博山的女士,看到这样的项坠都会赞叹地说:“哎呀!这么漂亮的项坠啊!”的确,博山炉匠的手艺是很神奇的。

曾有一件事情,博山的炉匠让我感动,让我不能忘记。

那年,我随同记者去域城一带的琉璃厂采访,在观看一位炉匠制作花球的时候,我随便跟他聊了起来,他说,他一天要做八十个琉璃摆件,如果一个人独立完成的话,就要起来坐下地不停在炉前来回穿梭;如果两个人合作,会节省些时间,多做几个活,按计件工来算,就可以多挣钱。当时,我求这位炉匠帮我做件事,我有一个心爱的琉璃项坠不小心摔坏了穿孔把,但不舍得扔掉。就想让这个师傅帮我补救一下。这真是给他出了难题。他说,在冷却的琉璃物件上,再重新粘贴上穿孔把,不太好掌握。不过,他还是答应试一试。时隔几天,这位师傅给我打来了电话,说第二天一早就把项坠给我送来。当我拿到补救好的项坠时,我惊呆了!项坠和原来的几乎没有什么两样。师傅说,穿孔把做在了另一头,把摔坏的一头磨掉抛光,就成现在这个样子了。我更加喜爱这个项坠了,至今我还戴着这个补救好了的琉璃项坠,因为它又增添了许多内容。

有人曾设想,能不能用机器代替炉匠的艰辛工作。这只是个设想,世上有些东西可以用机器操作,有些是永远不能取代的。博山的琉璃花球就是炉匠的专利。

博山的炉匠就是这样,工作时不能穿漂亮得体的衣服,吃饭时不能围坐在桌子前舒服地用餐,在火炉前烘烤的滋味他们也已经习惯了。而正是一代一代的炉匠,把博山这古老的琉璃手工艺传承到现在。这些心灵手巧的炉匠,让我们看到了博山琉璃历史的骄傲,展现了当今琉璃艺术的风采。

我赞美博山的琉璃,更赞美揉出博山琉璃花的炉匠!

“写作”——关注当下,反思现实,状写自己生活的一方水土,再现当地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——“写作”是展示各地市文学创作的一个平台,也是反映齐鲁大地时代变迁的一个窗口。

投稿邮箱:qlwbxiezuo@163.com